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五十三回 論前朝數語分南北 書舊史揮毫貫古今

話說唐閩臣知亭亭學問非凡，若談經書，未免徒費唇舌，因他遠居外邦，或於天朝史鑒未必留神，意欲以此同他談談，看他怎樣，因說道：「請教姊姊：貴邦歷朝史鑒，自然也與敝處相倣。可惜尊處簡策流傳不廣，我們竟難一見。姊姊博覽廣讀，敝鄉歷朝史書，該都看過；即如盤古至今，年歲多少，前人議論不一，想高明自有卓見了？」亭亭道：「妹子記得天朝開闢之初，自盤古氏以及天皇、地皇、人皇至伏羲氏，其中年歲，前人雖有二百餘萬年之說，但無可考，《春秋元命苞》言：『自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，凡二百〇六萬六千年』，而張揖《廣雅》以三皇、疏佺之類，分為〇紀，共二百七〇六萬歲，與《元命苞》所載參差至五〇萬年之多。妹子歷稽各書，竟難定其是否。至年歲可考，惟伏羲以後，按孔安國《尚節序》，以伏羲、神農、軒轅為三皇；班固《漢志》，以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為五帝。三皇共計一千八百八〇年，五帝共計三百八〇四年。其後夏、商至今，皆歷歷可考了。」若花道：「近日史書，都以天下、地支紀年，此例始於何時？至今共有若干年了？」亭亭道：「史書以干支紀年，始於帝堯。自帝堯甲辰即位，至今武太后甲申即位，共三千四〇一年；若以伏羲至今而論，共五千一百五〇三年了。」閩臣付道：「我們天朝南北朝，往往人都忽略，大約他也未必透徹，何不將此考他一考？」因說道：「請教姊姊，敝處向有六朝、五代、南北朝，不知貴處作何區別？」亭亭道：「妹子記得：當日吳孫權及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俱在金陵建都，人皆呼為六朝；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為時無幾，人或稱為五代。至南北朝之分，始於劉宋，終於隋初。宋、齊、梁、陳在金陵建都，所以有南朝之稱；元魏、高齊、宇文周在中原建都，所以有北朝之稱。那時天下半歸南朝，半歸北朝，彼此各據一方，不相統屬。以南朝始末而論，宋得晉朝天下，共傳五主，被齊所篡；齊傳七主，被梁所篡；梁傳四主，被陳所篡；陳傳五主，被隋所篡。南朝共計一百六〇八年。以北朝始末而論，魏在東晉時，雖已稱王，幅員尚狹，及至晉末宋初，魏才奄有中原，謂之大魏，傳了一百四〇九年，到了第〇三代皇帝，因臣子高歡起兵作亂，魏君棄了本國，逃至關西大都督宇文泰處，就在關西為帝，人都叫作西魏；傳了三帝，計二〇二年，被宇文泰之子宇文覺篡位，改為周朝。那高歡逐了魏君，又立魏國宗室為帝，人都叫作東魏；在位〇七年，被高歡之子高洋篡位，改為北齊。那時北朝分而為二，一為北齊，一為周朝，北齊傳了五主，計二〇八年，被周所滅；周傳五主，前後共二〇六年，被臣子大司馬楊堅篡位，改國號為隋。隨即滅了陳國，天下才得一統。此是南北朝大概情形。妹子道聽途說，不知是否？尚求指示。」

若花道：「剛才阿姊言夏、商至今歷歷可考，其年號、名姓也還記得大概麼。」

閩臣付道：「怎麼若花姊姊忽然問他這個，未免苦人所難了。」只聽亭亭道：「妹子雖略略記得，但一時口說，恐有訛錯，意欲寫出呈教，二位姊姊以為何如？」

若花點頭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亭亭正在磨墨濡毫，忽見紅紅、婉如從外面走來。

大家見禮讓坐。亭亭問了婉如姓氏，又向紅紅道：「姊姊才到海外，為何忽又回來？」紅紅見問，觸動叔叔被害之苦，不覺淚流滿面，就把途中遇盜，後來同閩臣相聚的話，哽哽咽咽，告訴一遍。亭亭聽了，甚為嗟歎。眾人把紅紅解勸一番，這才止淚，亭亭鋪下箋紙，手不停毫，草草寫去。四人談了多時，亭亭寫完，大家略略看了一遍，莫不贊其記性之好。閩臣道：「這是若花姊姊故意弄這難題目；那知姊姊不假思索，竟把前朝年號以及事蹟，一揮而就。若非一部全史了然於中，何能如此。妹子惟有拜倒轅門了。」亭亭道：「妹子不過仗著小聰明，記得幾個年號，算得甚麼！姊姊何必如此過獎！」

紅紅道：「姊姊：你可曉得他們三位來意麼？」亭亭道：「這事無頭無腦，妹子何能得知。」紅紅就把途中結拜，今日來約赴試的話說了。亭亭這才明白，因付一付道：「雖承諸位姊姊美意；妹子上有寡母，年已六旬，何能拋撇遠去？我向日雖有此志，原想鄰邦開有女科，或者再為馮婦之舉；今天朝遠隔天涯，若去赴試，豈不違了聖人『遠遊』之戒麼？」閩臣道：「姊姊並無弟兄，何不請伯母同去，豈不更覺放心？」亭亭歎道：「妹子也曾想到同去，庶可放心；奈天朝舉目無親，兼且寒家素本淡泊，當日祖父出仕，雖置薄田數畝，此時要賣，不足千金，何能敷衍長途盤費及天朝衣食之用？而且一經賣了，日後回來，又將何以為生？只好把這妄想歇了。」閩臣道：「只要伯母肯去，其餘都好商量。至長途路費，此時同去，乃妹子母舅之船，無須破費一文。若慮到彼衣食，寒家雖然不甚充足，尚有良田數頃，兼且閑房盡可居住。況姊姊只得二人，所用無幾，到了敝處，一切用度，俱在妹子身上，姊姊只管放心！此地田產也不消變賣，就托親戚照應，將來倘歸故鄉，省得又須置買，如此辦理，庶可兩無牽掛。」亭亭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就蒙姊姊如此慷慨，何以克當！容當稟請母命，定了行止，再去登舟奉謝。」紅紅道：「姊姊：你說你與閩臣妹妹萍水相逢，難道妹子又非萍水相逢麼？現在我雖係孑然一身，若論本族，尚有可投之人，此時近在咫尺，無如閩臣妹妹一片熱腸，純是真誠，令人情不可卻，竟難舍之而去。今姊姊承他美意，據妹子愚見；且去稟知師母，如果可行，好在姊姊別無牽掛，即可一同起身。」

不由分說，攜了亭亭進內，把這情節告知縉氏。原來縉氏自幼飽讀詩書，當日也曾赴過女試，學問雖佳，無奈輸他不上。後來生了亭亭，夫妻兩個，加意課讀，一心指望女兒中個才女，好替父母爭氣，誰知仍舊無用。丈夫因此而亡。縉氏每每提起，還是一腔悶氣。今聽此言，不覺技癢，如何不喜！當時來到外面，眾人與縉氏行禮。縉氏向閩臣拜謝道：「小女深蒙厚愛，日後倘得寸進，莫非小姐成全。但老身年雖望六，志切觀光，誠恐限於年歲，格於成例，不獲叨逢其盛，尚望小姐俯念苦衷，設法斡旋，倘與盛典，老身得遂一生未了之願，自當生生世世，永感不忘。」閩臣道：「伯母有此高興，姪女敢不仰體。將來報名時，年歲雖可隱瞞，奈伯母鬢多白髮，面有皺紋，何能遮掩？」縉氏道：「他們男子，往往口上有鬚，還能冒藉入考，何況我又無鬚，豈不省了拔鬚許多痕跡？若愁白髮，我有上好烏鬚藥；至面上皺紋，多擦兩盒引見腴，再用幾匣玉容粉，也能遮掩，這都是趕考的舊套。並且那些老童生，每每拄了拐杖還去小考，我又不用拐杖，豈不更覺藏拙？若非貪圖赴試，這樣迢迢遠路，老身又何必前去？倘無門路可想，就是小女此行也只好中止了。」閩臣聽了，為難半晌道：「將來伯母如赴縣考，或赴郡考，還可弄些手腳敷衍進去，至於部試、殿試，法令森嚴，姪女何敢冒昧應承！」縉氏道：「老身聞得郡考中式，可得『文學淑女』匾額。倘能如此，老身心願已足，那裡還去部試。」閩臣只得含糊答應：「俟到彼時，自當替伯母謀幹此事。」

縉氏聽了這句，這才應允同到嶺南。亭亭命兩個女童各自收拾回去，將房屋田產及一切什物都托親戚照應。天已日暮，林之洋把行李僱人挑了，一齊上船。呂氏出來，彼此拜見。船上眾人自從吃了清腸稻，腹中並不覺餓；閩臣姊妹只顧談文，更把此事忘了，亭亭卻足足餓了一日。幸虧多九公把米買來，當時收拾晚飯，給他母女吃了。閑話間，姊妹五個，復又結拜：序起年齒，仍是紅紅居長，亭亭居次，其餘照舊。從此紅紅、亭亭同縉氏一艙居住，閩臣仍同若花、婉如作伴。一路順風前進。轉眼已交季夏。

這日，林之洋同閩臣眾姊妹閑談，偶然談到考期。若花道：「請問阿父：此去嶺南，再走幾日就可到了？」林之洋笑道：

「『再走幾日』？這句說的倒也容易！寄女真是好大口氣！」紅紅道：「若據叔叔之旨，難道還須兩三月才能到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兩三月也還不夠。」婉如聽了，不覺鼻中哼了一聲道：「若是兩三月不夠，自然還須一年半載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一年也過多，半載倒是不能少的。俺們從小蓬萊回來，才走兩月，你們倒想到了？俺細細核算，若遇順風，朝前走去，原不過兩三月程途，奈前面有座門戶山橫在海中，隨你會走，也須百日方能繞過，連走帶繞，總得半年。這是順風方能這樣，若遇頂風那就多了。俺們來來往往，總是這樣。難道去年出來繞那門戶山，你們就忘了？」閩臣道：「彼時甥女思親之心甚切，並未留神，今日提起，卻隱隱記得。既如此，必須明春方到，我們考試豈不誤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聞恩詔准你們補考，明年四月殿試，你們春天趕到，怕他怎麼！」亭亭道：「姪女剛才細看條例，今年八月縣考，〇月郡考，明年三月就要部試。若補縣考、郡考，必須趕在部

試之前；若過部試，何能有濟？據叔叔所說，豈非全無指望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原來考試有這些花樣，俺怎得知。如今只好無日無夜朝前趕去，倘改考期，那就好了！」閩臣聽了，悶悶不樂，每日在船惟有唉聲歎氣。

呂氏恐甥女焦愁成病，埋怨丈夫不該說出實情。這日，夫妻兩個前來再三安慰。呂氏道：「此去雖然遙遠，安知不過極大順風，一日可行數日路程。甥女莫要焦心，你如此孝心，上天自然保護，豈有尋親之人，菩薩反不教你考試！」閩臣道：「甥女去歲起身時，原將考試置之度外，若圖考試，豈肯遠出？但前日費盡唇舌，才把紅紅、亭亭兩位姊姊勸來，他們千山萬水，不辭勞頓，原為的考試，那知忽然遇此掃興之事。甥女一經想起，就覺發悶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海面路程，那有定准，若遇大順風，一日三千也走，五千也走。俺聽你父親說過：數年前有個才子，名叫王勃，因去省親，由水路揚帆，道出鍾陵，忽然得了一陣神風，一日一夜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；趕到彼處，適值重陽，都督大宴滕王閣，王勃做了一篇《滕王閣序》，登時海外轟傳，誰人不知，安知俺們就不遇著神風？如果才女榜上有你姊妹之分，莫講這點路程，就再加兩倍也是不怕。」林之洋夫妻明知不能趕上考期，惟恐閩臣發愁，只好假意安慰。

這時順風甚大，只聽眾水手道：「今日這風，只朝上刮，不朝下刮，卻也少見。」林之洋走出問道：「為甚這樣？」眾水手道：「你看這船被風吹的就如駕雲一般，比烏騅快馬還急。雖然恁快，你再看水面卻無波浪，豈非只朝上刮、不朝下刮麼？這樣神風，可惜前面這座門戶山攔住去路，任他只朝上刮，至快也須明春方到嶺南哩。」

又走幾時，來到山腳下。林之洋悶坐無聊，走到舵樓。正在發悶，忽聽多九公大笑道：「林兄來的恰好，老夫正要奉請，有話談談。請教：迎面是何山名？」

林之洋道：「俺當日初次飄洋，曾聞九公說，這大嶺叫門戶山，怎麼今日倒來問俺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並非故意要問，只因目下有件奇事。當年老夫初到海外，路過此處，曾問老年人：『此山既名「門戶」，為何橫在海中，並無門戶可通，令人轉彎磨角，繞至數月之久，方才得過？』那老年人道：『當日大禹開山，曾將此山開出一條水路，舟楫可通，後來就將此山叫作門戶山。誰知年深日久，山中這條道路，忽生淤沙，從中塞住，以致船隻不通，雖有「門戶」之名，竟無可通之路。此事相沿已久，不知何時淤斷。』剛才我因船中幾位小姐都要趕到嶺南赴試，不覺尋思道：『如今道路尚遠，何能趕得上，除非此山把淤衝開，也象當年舟楫可通；從此抄近穿過嶺去，不但他們都可考試，就是我鳳翹、小春兩個甥女也可附驥同去。』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聞濤聲如雷，因向對面一看，那淤斷處竟自有路可通！」林之洋也不等說完，喜的連忙立起，看那山當中，果然波濤滾滾，竟不像當日淤斷光景。正在觀看，船已進了山口，就如快馬一般，攏了進去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